

庆典

作家珍藏版



王立纯 著

作家出版社

I 247.53
115

74376

作家珍藏版

庆典

王立纯 著

*

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

图

书

馆

作家出版社

12507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庆典/王立纯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8.3

(作家珍藏版)

ISBN 7-5063-1399-5

I. 庆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04313 号

庆 典

作者: 王立纯

责任编辑: 懿 翎 华 沙

装帧设计: 宁成春

插图: 袁 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印刷一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200 千

印张: 10

插页: 11

印数: 001—10100

版次: 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399-5/I·1387

定价: 18.8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王立纯，1950年11月出生，黑龙江省巴彦人。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共著有长中短篇小说、散文等200多万字，并有话剧、电影、电视剧本等。曾获多种奖项。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黑龙江省作家协会驻会作家。现今在大庆市文化局艺术创评室供职。



2012

引 子

站在东山坡上，整个北沙县城尽收眼底，烟云拂面，长风入怀，令人顿生豪气，俯视之下的世界原来竟是如此之小，指点之处，所有的建筑都仿佛是一些积木玩具了。县委书记杨家良眯起眼睛看看远处，对站在身边的代县长谢俊放说：

“你发现了吗，北沙城很像一张明信片！”

谢俊放说：“是，挺像的！”

杨家良说：“这些可爱的丘陵使它很像一座城市，——欧洲的城市，那座城市里出现过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！”

谢俊放有些茫然：“这个我倒是没想到！”

杨家良把目光移向有线电视台女记者凌玲，她正把那只火箭筒似的玩意儿朝向他们。

“我觉得它很像佛罗伦萨！”女记者回答说。

“这样的城市也应该拥有自己的但丁、薄伽丘、彼得拉克、达·芬奇、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！”杨家良说。

“我们不是有过朔黎和茜茜嘛！”谢俊放不无自豪地说道。

杨家良看他一眼，轻轻一笑：“可惜，朔黎这样的作家还

不能算是地道的北沙人。茜茜也只是一个浅薄的歌星，她绝对称不上北沙的骄傲；而她对自己是北沙人这条也一向讳莫如深！”

谢俊放张了张嘴，没再吭声。

桑塔那轿车等在一旁，司机看着他们发笑，好像面对齿轮不合的变速箱。

杨家良看看手表，又看看不远处的烈士纪念碑，用手在脚下的土地划出一个扇面，斩截地说道：“这地方不错，就这么定了！”

谢俊放看着他义无反顾地钻进轿车，于是用眼睛把那道虚线又描了一遍，说：“行，就这么定吧！”也跟着钻进了轿车。

凌玲收回摄像机。她对自己的跟踪采访很满意。她甚至觉得，刚才的画面很有伟人运筹的韵味，倒像一幕电视剧了。

银灰色桑塔那轿车缓缓滑下山坡，平稳地驶向县城。杨家良这时才补充说：“当然，还得开个会通过一下！”谢俊放没吭声，只是在心里说：“开不开会，还不是一回事？”

穆江无江，北沙无沙，——百年之前，这儿连稍稍暴烈一点的风都不刮，刮风扬沙子，那是后来的事。县城周遭是丘陵，逶迤着围出一块平整的小盆地，俗称金筐笋，被先民们开辟了蓁蓁草木，种谷种稻，养牛养羊，一代一代繁衍生息下来。北沙的大米曾是清廷的贡品，穗大粒饱，洁白中隐隐透出淡青色，璨若珍珠，宛如碎玉，做熟了油光鉴亮，吃起来口齿留香。后来专家仔细研究了，品种是一样的品种，奥秘在土地上：亿万斯年之前，这里曾有过一次壮观的火山喷发，岩浆在盆地里均匀铺开，上面又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黑土，对北方短暂的日照有着极好的吞吐吸纳作用，再加山里流出

的活水灌溉，含有多种微量元素，自然就优于别处。民以食为天，因了这好粮食，就吸引了各地流民前来落户，雪球似的滚几滚，小盆地就有些盛不下了，连盆沿上也鳞次盖起了房子，吃饭反倒成了问题，即使轰轰烈烈学大寨也不顶用。经过几十年地上地下求索，才终于发现，原来这个聚宝盆里除了大米，还有两黄两黑（黄烟黄金、煤炭石墨）可卖大价钱。随着大烟囱的增多，北沙在穆江地区腰杆越来越粗，属于小而殷实后来居上的县份。屈指算来，从清朝道光之后，这块宝地上平调和遭贬的县太爷极少，因此有民谣说：要添乌纱，先上北沙，跳板一踏，皇城安家。

现任县委书记杨家良有些例外。他是从省里派下来镀金的，转一个圈子还要回去，这一点人所共知，连他自己也不否认。组织上的术语叫下放基层。有如孙行者吃了仙丹，必经老君炉那么一炼，才会超凡脱俗，位列仙班。这比土著干部有着诸多优势，在很多人看来，那就是省里干部下来现场办公了。转眼一年过去，他的德能勤绩诸方面已经多有口碑，现在，他就要为最后的目标冲刺了。

轿车在高低错落的房屋之间穿行。街道是规整的，透露出欣欣向荣的气象，但建筑是参差的，还有很多不如人意之处。县里的官如同走马灯，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在全部历史上体现一个人的意志，有如水平不一的画家们搞百米长卷，每个人的成功只能是局部的，阶段性的，成功与成功者之间的衔接也不可能妥帖自然，所以种种遗憾在所难免。他这样开释自己，便宽慰起来，悠然地点燃一只香烟，又按下前面的收录机按钮，克莱德曼的钢琴曲便水似的流淌出来。

突然一个刹车，使琴声打了一个囁噎。车上的三个人都以为是出了事故，抬头一看，原来竟是两只鸭子叠在马路当

间儿交媾，那架势十分胶着，一时没有让开的意思。司机一边按喇叭一边骂，坐在后面的凌玲羞红了脸，扭过头去，装做看另一侧的街景。

这时过来几个孩子，嘻嘻哈哈地就把鸭子踢翻了，那一对露水夫妻兀自淫荡地嘎嘎着，蹿到路边去了。坐在后面的谢俊放探出头去说：“谢谢你们了，小朋友！”事实马上证明，这一句讨好纯属多余，那几个孩子朝他做着鬼脸，一齐喊道：“农民拼命干，挣了几十万，买个铁壳子，坐着王八蛋！”

谢俊放有些哭笑不得。

杨家良皱皱眉说：“你看看你看看，做了好事又说脏话，很成问题嘛，庆典时来了客人，这样子怎么能行？绝不要以为，盖了几幢楼房，挂了几串霓虹灯，一座新城市就算诞生了，关键在于，得有与之相匹配的人！”

谢俊放附和说：“那是，那是。”

忽然一辆崭新的奥迪车从后面超上来，风驰电掣一般，那架势极骄横。凌玲问司机，这么好的车是哪个单位的，连县太爷的车也敢超，也真够狂的。司机撇撇嘴说：“哪个单位能有这么好的车？这是韩老翻的，一个刑满释放人员，摇身一变，现在是鹏程建筑公司总经理了，一直在穆江发财呐！”

杨家良就想起来，他见过这个人，看过他从穆江市带来的荐举信。他苦笑一下说：“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这也是政策允许的；将来要是北沙人都能坐上这种轿车，那就好了！是不是老谢？”

谢俊放说：“早晚会有那一天，不过你我不一定看得到！”

眼看来到正街，马路又被一群人堵住，在医院大门外拥挤攘攘地聚起一个大疙瘩。

杨家良说：“该不是哪个开不出工资的厂子工人又闹事

吧？”

谢俊放说：“你坐着，我下去看看！”他跳下车，贴着栅栏挤进院子里。凌玲见了，也赶忙扛了摄像机跟上去。

杨家良从车上下来，站在远处向院子里探看，只见一队锣鼓七长八短地戳在那儿，所有的人都抻长了脖子，向医院大楼上充满期待地企望。队前有一个突出的尖兵，撅着嶙峋的瘦腩，手擎一根细瘦的竹竿，竹竿上挑着一挂鞭炮，俨然一个耐心垂钓的老翁，被涣散的日光拉长了影子，看上去绝对感人至深。杨家良有些近视，就问司机，那个身先士卒的人是谁。司机说：“谷玳，筹改办主任，你认识的！”杨家良唔了一声，点一点头说：“谷玳，当然认识，谷玳我怎么不认识？很能干的人嘛！”他把一口痰吐在手纸里，又认真投向路边的垃圾箱，就钻回车里去了。

立春刚过，季节风还很料峭，谷玳的手都给冻红了，看到朝他走来的谢俊放，眼睛豁然一亮，说：“谢县长，你来得正好，再过一会儿，你可就是谢市长了！”

谢俊放说：“我是代县长，你别瞎省略。老谷，你们这是搞得什么名堂？”

谷玳看看跟在后面的凌玲，说：“这个镜头得给谢代县长留着，那意义可大不一样了！”说着就把那挂鞭炮往谢俊放手里塞。

谢俊放懵懵懂懂接过去，像车把式赶车似的晃了两下，咧咧嘴角说：“小凌，你先别照。捆绑做不得皇帝，怎么回事，得让我知道知道！”

谷玳说：“楼上的妇女正在生孩子，我们都在等待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呐！”

谢俊放说：“生孩子有什么可庆祝的？又不是皇帝老儿添太子，计划生育抓都抓不过来呢！”

谷玎说：“这个孩子不是一般的孩子，一脚踢出屁来，赶在了当儿上，一生出来，咱县的人口就达到了上面撤县建市的硬指标！”

谢俊放听了有些不高兴，把竹竿还给谷玎说：“这种事有什么可庆祝的？净搞大呼隆，给群众什么影响？”

谷玎说：“老谢你别误会，我们也是听吆喝，上面没旨意，我们吃饱了撑的？再说，又不是咱们独出心裁，人家生产了第多少万辆汽车，接待了第多少万个旅游者，不都隆重一番嘛！何况咱县变市，怎么说也是一喜！”

谢俊放明白了，这事儿起码大当家杨家良是知道的。做为一个代县长，最聪明的办法就是跟在一号人物身后半步左右，心甘情愿当好配角，所谓班长拉琴我唱歌。他既不肯定又不否定，朝锣鼓队温润地一笑说：“大家辛苦。午饭安排没？”

谷玎说：“盒饭。我办事你放心，节约闹革命嘛！”

谢俊放点头嘉许说：“很好。上面一批下来，我们大家都是市民了，这不仅是个简单的称呼问题，还有个素养问题；市民属于相对文明的阶层，各个方面都要上一个档次，我们要努力做到名副其实，对不对小凌？”

凌玲说：“那当然，市民就是城市公民，和半城半乡的县城就不一样了。”她看一眼谷玎，又说：“谷主任的手表是什么牌子的？”

谷玎说：“西铁城，外国货！”

凌玲说：“西铁城的英文 citizen，就是市民的意思。《资本论》里，资产阶级的语源 burgher，也是市民的意思。”

众人皆大钦佩，一齐向凌玲仰视。谷玎面露惭色，向人

展示手表说：“你看你看，戴了这么多年手表，不知道是啥意思。身为共产党员，《资本论》也没读过，的确，素养不行，蝌蚪爬上台面，再光彩也保不住拉绿屎！”

谢俊放说：“别人不行，你老谷还不行？北沙有名的秀才，也算是半个诗人哪！”说着就势看了看他手上那块西铁城表，“时候不早了，我还有事，把小凌给你们留下，多拍几个好镜头！”说完就把那挂鞭炮交还给谷玳，从密集的人墙里挤出去了，急匆匆地也不回头，那样子像一条脱钩的鱼似的。

开吉普车的小孙把那挂鞭炮接过去，望着谢俊放的背影嘀咕说：“老谢这个人干不明白，怪不得总是拿不掉那个代字！像这种场面事，也就是耽搁几分钟，能拉来多少选票。又没吃奶孩子，忙得什么？”

谷玳说：“你懂什么，好好开你的车算了！把烟点好预备着，估计也快了！”

小孙笑笑掏出香烟来，自己叼一支，塞到谷玳嘴上。烟是县烟厂出品的三发牌，中等偏上，销售出一个很大的半径，也就成了县财政收入的支柱产业。小孙看看楼上，又嘀咕说：“你总说快了快了，一盒烟都快抽完了，还是光叫唤不下蛋。臭娘儿们，逗人玩呢！”

谷玳回头嗔望他一眼说：“你也太缺少劳动人民感情了，女人生孩子容易吗？那也叫一关，出生入死的，怎么能跟母鸡下蛋相比？不服你生一个试试！”

小孙惭愧地笑笑，蔫在一旁不再说话。

谷玳看看凌玲说：“你别照我们，我们又不是主角；主角在楼上，楼上才是前线。谢代县长不是说了嘛，抓拍到一些历史镜头才有价值。再说，这种事我们男的不好靠前，你上去看看，别是难产。”

玲玲脸上一红，扛起索尼摄像机上楼去了，小孙望着她袅袅婷婷的背影说：“谷主任也真是的，人家可还是个姑娘哪！”

抽着烟，说一些消闲的话题，围观的人看不到什么热闹，也就渐渐散去了。忽然谷玎的儿子谷毛宁不知从哪儿钻出来，骑一辆山地车，高座低把，倏地冲进来，又嘎吱一声闸住，好一个潇洒利落惊险刺激的镜头。他也不下车，光把两只鹭鹭般的长腿支在地上，看一眼鞭炮和一圈锣鼓鏊，阴沉着脸说：“我爷叫你回去！”

谷玎说：“你没看我忙着吗，有事呆会儿行不行？”

谷毛宁说：“我爷问你，还要不要家了，亏得是一脚能踩死的小官，要是当了总理，还不得把全家都搭上！”

谷玎说：“你爷一个砸洋铁的，他懂个啥？在家听你爷的，在班上听组织的！”

谷毛宁说：“是你爹叫你又不是我叫你，回不回去你照着办！”

谷玎皱皱眉头说：“是不是狗的事？吃就吃了吧，一帮民工，撇家舍业的不容易！”

谷毛宁说：“你就知道狗的事。今儿个是我爷生日，你给忘了？”

旁边的人都笑。谷玎也笑，捶一捶脑袋说：“瞧我这死记性，该杀！”手伸进上衣兜，钳出一张五十元的票子，又塞回去，换了一张崭新的百元大票，说：“去，给你爷买点好吃的，都花了，别剩！”

谷毛宁接了票子刚走两步，谷玎忽然感到不对头，拧起眉毛叫住：“咦，你怎么不上学？”

谷毛宁说：“我不念了！”

谷玎好像没听明白，愣怔了一会儿，一口烟就走了岔道，呛出一串铿锵的咳嗽，他戟指着儿子骂道：“再有三四个月就高考了，你扯什么犊子？操你妈的！”

谷毛宁白他一眼说：“口口声声还市民呢，也不怕丢脸，我妈在楼上！”

说完也不看他，双脚一蹬，那车子便游鱼一般从人缝里钻出去。周围的人都鸡鸡鸭鸭地笑。谷玎气得直抖，煞白着脸说道：“你看看你看看，怪不得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第三代第四代身上，就这模样的，不变才怪呢！”

凌玲爬上楼梯，东一头西一头乱撞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才循声找到产房。隔着玻璃向里探看，玻璃是花玻璃，乌涂涂的也看不到什么，只见一些人影在缭乱地晃动。她试探地敲敲门，里面没反应，却有一个脏兮兮的男人从后面凑上来，呼哧呼哧地大张着嘴巴喘气，和她挤在一块玻璃上看。那男人刚刚吃了大蒜，气息里有一种不可抵挡的犷厉，使她面临一股猛烈而浑浊的飓风。她反感地嗤嗤鼻子说：“门上边写着呢，男客止步，谢绝参观，你又不是看不见！”

那男人很猴气地眨巴着小眼睛说：“我不识字。再说，我又没参观别人，我参观我自己老婆，你有什么感冒的！”

凌玲又气又恼，仇恨地看了看那男人的丑脸，就想走开。但这时房门从里面打开了，一个眉清目秀的小护士看看她和摄像机，就给放了进去，又伸出一只手，坚定地把那男人阻挡在门外。

那男人说：“她怎么行，我怎么就不行？”

护士说：“她是记者，你又不是记者。再说，你卫生不合

格!”

那男人站在门口搓脚，如同一匹蹴踏地面的弩马，大声嚷嚷说：“孩子是我做出来的，春种秋收，我怎么就不能看？没有我出力莳弄，能有你们今天的大好形势？”

话还没说完，小护士就不耐烦了，把弹簧门咣当一松，那惯性差点儿碰到那男人的鼻子。他骂了一句下流话，小护士司空见惯，倚在门里边咯咯发笑。

凌玲站在门口，把摄像机远远对准产床。产房如同一个车间，一只脚灯让人联想到车镗铣刨之类的活计，但灯光下那一片紫色的血污又在提醒她，分娩是痛苦和欢愉同时并存的生命过程。躺在那儿的女人又瘦又小，蓬乱的头来回扭动着，脸庞抽搐成一只旧鞋底，嘴巴像河马似的大张着。她认出来了，神色疲惫的产科医生正是谷玳的妻子辛娟，她手拿一把镀镍的器具忙活着，仿佛在做锅炉工掏炉渣的动作。女人持续不断的哭声像一把钝锯切割着凌玲的神经，使她感到一阵恐惧和恶心，干呕了两下，终于又挺住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凌玲听到了一声开启香槟的轻响，没等她看明白，一个血乎乎的新生命就提在了辛娟手上。她按捺着心跳赶紧调焦。镜头里的婴儿如同一只剥了皮的蝾螈，手和脚的轮廓不很鲜明，只是额头上几道苍老的皱纹清晰可见。辛娟把他倒提在手上，责打似的在后背上拍了几下，一串嘹亮的啼哭便响彻大楼内外了。

凌玲终于忍不住了，扛起摄像机就往外跑。那守在门外的男人乐颠颠地扯住她问：“姑娘，小子？”她顾不上回答他，跌跌撞撞跑到女厕所，哇地一声吐了。

三发牌香烟终于把那挂鞭炮点燃了。咚咚锵锵的锣鼓把

许多行人重新吸引过来，凌玲又把镜头架在楼上向下俯拍，还给谷玎那张被风吹红的脸一个大特写。几分钟后，一队敲锣打鼓的人群终于穿过闹市，迤迤拐进县府大院去了，她清楚地看到，镜头里的谷玎还拖着那根细瘦的竹竿。

第 一 章

头一天是周五，谷玳打了通宵麻将，手气不佳，损失惨重，输进两张“老头票”去。牌友说，赌场失意，情场得意，这是一般规律，老谷要有戏了！谷玳说，你甭涮我，连自己老婆都伺候不好，还有那闲心？赢了别装没事，请客请客！就拽着另外三个，到宾馆找于海石，要了两盘烤大虾，把那张票子“共产”了。白天又赶上一个朋友的孩子结婚，被人灌了几杯老酒，困劲儿上来，就睡在了人家的沙发上，要不是老爹过来叫他，恐怕连人家的洞房都给搅了。谷老爷子当众踢他一脚，他冲大家嘻嘻笑，说你们谁能比得了我？四十多岁了还有爹管着，我幸福死了！大家果然投以羡慕的眼光，看着他东倒西歪地走出去，都嗟叹说，这个谷玳，头些年还文文静静的，迈一个门槛蜕一层皮，现在可好，生旦净末丑，狮子老虎狗，装啥像啥，麻将牌里的一张“会儿”。要是有一张文凭，副县长也当上了！谷玳听到了，也自以为是，不免勾起一段心事，回家又骂一通儿子，说你爹也不比别人差什么，只是缺那么一张薄薄的纸，结果怎么样？是龙得蟠着，是虎得卧着。你跷跷脚就够到了，怎么就不知道要强？谷毛宁